諸子治要卷二序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古人論文。有大家。有名家。大家所造者深。所就者博。名家或具此而缺彼。然觀其成也。語不必多少。篇各無定體。而神理獨至。歷久不磨。吾謂諸子之爲學。蓋亦如是。所云大家。卽前所錄諸子十七種是也。所云名家。今獨可無類次乎。試申言之。吾國開明最古。數千年來。賢哲崛起。上多以古文爲治。下好以立言自期。雖不無庸妄者流。濫列其間。然大率皆殫精竭慮。各有專著。略舉其所極。或獨究一義。或兼明衆說。或因時救弊。或推陳出新。若此者並足以補苴罅漏。參證源流。不愧於名家之稱。今之所錄。卽本此旨。而廣爲搜輯。嚴定取去。不限於一家之學。亦不必各家求備。上起周初。下終晚唐。並以作者時代爲次。俾淵源變遷之迹。易於尋討。卷末附錄史記之諸子列傳等篇。雖與學說無關。而可爲知人論世之資。亦不宜略。惟唐之韓柳二家。論學之作。誠多名貴。因其以文爲主。已別具古文專編。茲不重錄。都計得篇若干。學者熟讀乎此。互相考校。當可粗窺歷代諸子之深博。而後知名家之作。亦未易多求也。



諸子治要卷二目錄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國學治要第三編





諸子治要卷二

隋唐以前諸子論學名著

鬻熊

楚之先祖。年九十始見文王。文王以下皆問焉。漢志道家有鬻子。小說家有鬻子說。皆題爲鬻熊撰。大率由後人傳述附益成書。今存鬻子。視漢志又殘闕矣。清四庫列於雜家。梁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興。莫先於斯。故今取冠諸子。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飭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焉。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敎。此得政與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敎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呂尙　東海人。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載之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後輔武王伐紂有功。封於齊。爲始祖。漢志道家載太公書二百餘篇。內分謀言兵三類。今所傳六韜。淸四庫載於兵家。蓋卽二百餘篇中兵類之文。其書眞僞之說。則畧同前述之鬻子。

論將　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

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司馬穰苴　齊景公時之名將。本姓田。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隋志載有司馬兵法一書。題曰周司馬穰苴撰。清四庫因之。考以史記。實齊威王時使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所作於其中。究之書中諸篇孰爲穰苴所作。今已不可辨矣。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乎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其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六德以時合敎。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鄧析

鄭人。與子產同時。荀子詆其治怪說。玩琦辭。與惠施爲類。漢志名家有其書。隋志同。清四庫子部刪名家。改入雜家。提要謂其說在申韓黃老之間。大旨謂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書凡二篇。

無厚 節錄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

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轉辭 節錄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檢則福生驕奢則禍起

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値罪。不愼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鑠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尹喜　周人。字公度。爲關令。老子西遊。授以道德經。從之而去。漢志道家載有其書。隋唐志不載。淸四庫則有之。或以爲出於宋人所依託。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于聖人。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姸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

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姸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宜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聖人之于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蝍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莫不中道。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棊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臧臧爾。唯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文子　佚其名字。老子弟子。漢志道家有其書。唐柳宗元謂其書多竊取他書以成之。清四庫仍列於道家。

十守　節錄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卽神無累。細萬物卽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橈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刼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于無爲者乎。無爲者卽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

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淸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聽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卽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淸

老子曰。人受氣于天者。耳目之于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淸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淸且靜也。故神淸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淸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于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尙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尙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

爲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卽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尸佼　魯人。商鞅師。或曰。晉人。商鞅客。漢志雜家有其書。至宋書亡。今傳世者。乃後人輯本。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

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貲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貲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申不害　京人。相韓昭侯。爲刑名之學。後人與韓非並稱。漢志法家載有其書。今亡。有輯本。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

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荆帶干將之劍衞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傒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爲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孟軻　孟子七篇。序本言不錄。今錄其與許行辨論之言一章。許行之說。蓋卽漢志所謂農家者流之弊者。與專論耕植之法者迥別。故特著之於此。

難許行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

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尹文　不知何國人。漢志名家載有其書。注謂說齊宣王。先公孫龍。清四庫改入雜家。謂其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覈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大道上　節錄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必有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

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而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卽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

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

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

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

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衞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

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

大道下 節錄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妾。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王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

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愼。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喩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子。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愼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病。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

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愼到

趙人。漢志法家有其書。至宋書亡八九。清四庫改入雜家。略謂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有不行。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矣。近人輯本。以江陰繆氏蘊香簃寫本最爲完善。今據而摘錄之。

內篇 節錄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敎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所以立公義也。凡

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動事分理必由慧。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在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則權重而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

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於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各適其用。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措鈞石使禹察之。錙銖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之不可差。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許犯問於子愼子曰。法安所生。子愼子曰。法非從天生。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外篇 節錄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肆議。

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田繫問曰。仲尼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也。子愼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鶡冠子　楚人。佚其名氏。以鶡鳥羽爲冠。世稱鶡冠子。漢志道家有其書。清四庫改入雜家。其說頗雜刑名。而大旨原本道德。唐韓愈嘗推稱之。柳宗元則以爲後人僞作。蓋鄙淺言也。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

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揮而使。則厮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孔鮒

孔子六世孫。字子魚。初仕秦。李斯議焚書。鮒乃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舊宅壁中。陳勝起兵。徵爲博士。嘗搜集仲尼而下至其父之言行。爲一書。至漢武帝時。其曾孫臧復以所著附焉。題曰孔叢子。隋志載於儒家。清四庫因之。而提要則以爲皆依託也。

公孫龍 節錄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

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爲辱。必以敢鬭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

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喩。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陸賈　漢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高祖不好詩書。而賈獨時時稱說於前。高祖乃令著秦漢所以興亡之故。凡十二篇。號曰新語。其言多純正。漢志儒家載有陸賈二十三篇。當有新語在內。清四庫亦載於儒家。

無爲　新語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呑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決字。一氣。四瀆

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傅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賈誼　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時。上治安策數千言。漢志儒家載其書五十八篇。新唐書始題新書之名。書中各篇多取漢書誼本傳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當非誼之原書。其中道術等篇為本傳所未載。雖與諸子之立說少異。而文義淵雅。近人謂正是訓故之學。有得於正名為學者。亦可觀也。

道術　新書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

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亹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優。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

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疾。行克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懔。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包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燻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僶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為逆。勤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輭。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為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桓寬　漢汝南人。字次公。昭帝始元六年。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論鹽鐵榷酤事。往復辨詰。寬因推衍其意。作鹽鐵論。漢志載於儒家。清四庫因之。

雜論　鹽鐵論

客曰。余觀鹽鐵之議。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旨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劉向　漢楚元王四世孫。字子政。成帝時領校中祕羣書。嘗采集春秋至漢初故事可爲法戒者。論述之。爲新序

說苑列女傳等書。漢志儒家載其所序六十七篇。稱曰所序者。蓋猶今之叢書也。清四庫儒家著錄有新序說苑二種。其列女傳則歸於史部傳記類矣。

建本 節錄說苑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

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

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爲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哉。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班固　後漢安陵人。字孟堅。著漢書百卷。群書治要中。章帝時詔羣儒考定五經異同於北宮白虎觀。裒其奏議。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題名白虎通義。隋志省名白虎通。列於五經總義中。清四庫改入雜家。雜考

之屬。其書雖彙涉讖緯。而多傳古義。三綱六紀一篇。持論明通。尤爲後世言倫理學者之根據也。

三綱六紀 白虎通義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彊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厲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

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餐。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者。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班昭　固女弟。字惠姬。適扶風曹世叔。夫亡。和帝詔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篇。爲女子著述之最有名者。隋志列於儒家。其妹曹豐生亦有才名。嘗爲書以難之。書今不傳。

女誡七篇　幷序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

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卑弱第一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

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

夫婦第二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呵婦離行。

敬慎第三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惟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

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婦行第四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專心第五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尙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曲從第六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和叔妹第七

附錄　陳宏謀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匳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以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

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王符　後漢安定臨涇人。字節信。性耿介忤時。不仕。乃隱居著書。名潛夫論。列於儒家。清四庫提要曰。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書凡三十六篇。

讚學　潛夫論下同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

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反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使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眞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聽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浮侈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遊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敎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敎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飮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遊敖博弈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

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溼。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折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繒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作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牢爲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値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綿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

履舄文組綵襟。驕奢僭主。轉相誇詑。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輧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襪必緣。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士。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烈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雕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

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衞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樅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荀悅　後漢潁陰人。字仲豫。獻帝時。爲祕書監。見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作申鑒奏之。其所論辨皆制治之要旨。兼及義理。亦能剖析入微。隋志。淸四庫。均列於儒家。

政體　節錄申鑒下篇同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涉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毁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擧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雜言　論性五則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

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徐幹

後漢北海人。字偉長。或稱爲魏人。是未考幹沒四年之後。魏乃篡漢也。曹丕與吳質書論建安諸子。以謂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隋志清四庫均列於儒家。

貴驗 中論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名。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

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諺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强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歌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得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愼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

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尙明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故僨極則縱。多友邪則己僻也。是以君子愼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仲長統

後漢高平人。字公理。好學。敢直言。論古今及世俗行事。恆發憤太息。因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隋志列於雜家。書今不傳。惟後漢書及羣書治要各載有數篇。尙可以考見其立論之大要耳。

理亂　昌言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材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

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心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衞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斵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爲我之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才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

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貝。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淸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鎭壓之禍也。逮至淸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皆將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兼幷之埶。放狼虎之心。屠裂天下。呑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劉劭　魏邯鄲人。劭隋志清四庫書目皆作邵。字孔才。文帝時受詔集五經羣書作皇覽。又作人物志。大旨主於論辨人材。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義。其學有類於古名家。而大要不悖於儒者。隋志載於名家。清四庫删名家改入雜家。

流業　人物志

蓋人類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

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任。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李康　魏中山人。字蕭遠。性介立。不能和俗。梁昭明太子文選。載其運命論一篇。大旨歸於立德保身。置富貴勢利於運命之外。亦儒家而兼道家之言之醇者也。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尙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

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尙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迆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

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閴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册。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

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王昶　魏太原晉陽人。字文舒。歷事文帝明帝。名其兄子沈默。其子渾深。遂爲書以戒之。其文篤實切近。爲人生處世之藥石。蓋本於馬援戒兄子書。而其指示周至則過之。

誡子書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道。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

木。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奸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

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有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何憂哉。

附錄一　馬援戒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附錄二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其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附錄三　諸葛亮戒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嵇康　魏譙國銍人。字叔夜。恬靜寡欲。篤好老莊。又愛修養性服食之事。著養生論。以爲長生可以力致。後抱樸子內篇論述尤詳。有嵇中散集。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

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元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裴頠　晉聞喜人。字逸民。博學有遠識。患何晏王弼阮籍王衍之徒。侈談老莊。風教陵夷。時俗放蕩日甚。乃作崇有論以極論之。其後戴逵論放達非道。范寧罪王何。李充學箴。皆同頠旨而推論精密則不及也。

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

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謀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易。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宏。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道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地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

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附錄一　李充學箴序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玆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

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尙乎聖人。革一代之宏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鎭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離本愈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教之宏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

附錄二　王坦之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近用。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貭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禨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廷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附錄三　戴逵放達非道論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理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與。

附錄四　范寧罪王何論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公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詞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葛洪　晉句容人。字稚川。自號抱樸子。所著書卽以爲名。內篇論神仙修煉之事。外篇論政俗之事。隋志以二篇分入道家雜家。淸四庫則皆載於道家。

論僊　節錄抱樸子內篇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樸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

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事有本鈞而末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飜飛。水蠣爲蛤。荇菜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黿。枝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

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漢武招求

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欒大若審有道者。安可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縗絰。視金玉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尙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郫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覡。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武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

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掊燕簡。蓐收之降于莘。欒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諱。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蝱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鈔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

鈞世　抱樸子外篇下同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塏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喻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

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淸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詰鮑 節錄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强者淩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强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鶡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軏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伐根之

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淩霄。構丹綠於棷棼。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眞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淩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無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棲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稻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巧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贍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敎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泰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觀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樸。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

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鍼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穀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誦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飈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

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敍。憂作威之凶家。恐奸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賈思勰

後魏人。里字未詳。官高陽太守。著有齊民要術十卷。凡九十二篇。清四庫子部農家首著錄之。謂其書於農圃衣食之法。纖悉備至。又文章古雅。援據博奧。農家諸書。更無能出其上者。案漢志農家九種。今其書皆亡。孟子中許行之說。乃劉班所謂鄙者爲之者。獨賈氏此書立言近古。嘗爲後世農家者流之正宗。

齊民要術序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强。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

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長。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尙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若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云。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眞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

耬犂。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耬犂。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纑。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作爲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教乎。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希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僮种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閑月取材。使得轉相告誡。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

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懶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墻不牢。埽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胔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

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仲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勢。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繁。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蓏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疋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僮。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范縝　梁舞陽人。字子眞。考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經二三百年之醞釀。分布至南北朝。號爲最盛。（詳魏收魏書釋老志）縝初在齊世。客竟陵王子良。子良篤信釋教。而縝獨盛稱無佛。著神滅論以明其理。子良因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其辭見梁書本傳及廣宏明集中。

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

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卽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有二。而孔周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集橫衣。廢俎豆。列缾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劉峻

梁平原人。字孝標。武帝引見。峻奏對失旨。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自見。先儒謂其辯勝於理。語多憤激。今觀其論首以自然為言。末謂君子居正體道。非有求而為。厥後柳宗元作天說。似由其旨推闡而成。則知峻此論不但以辯勝也。

辨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瘇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齊餧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

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嗚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辯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貙貔虎奮。尺劍入紫薇。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

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宏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狠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

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凰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弟。立忠貞。漸禮樂之腴。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顏之推　北齊臨沂人。字介。卒於隋。故亦稱隋人。著有家訓。大旨辨正世俗之失。以戒子孫。勉學一篇。尤爲切要。亦王昶戒子書之類也。唐志宋志均列於儒家。清四庫以其歸心等篇。兼涉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論者。改入雜家。

勉學　顏氏家訓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

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

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

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敎。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旣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稍强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擧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形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得情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敎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

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張蘊古　唐洹水人。通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太宗即位。上大寶箴。其辭挺切。視虞箴過之。不獨爲帝王之龜鑑也。

大寶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辟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

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士。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劉禹錫　唐中山人。字夢得。工詩文。與柳宗元最相善。宗元作天說。禹錫亦作天論。其文縱橫博辨。而歸趣與宗元不遠。（宗元天說見古文治要編）著有劉賓客集。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彊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爇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三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旃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

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者。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

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之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

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發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

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李翺　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字習之。從韓愈學爲古文。稱高足焉。作復性論三首。獨不取愈原性之說。（愈原性見古文治要編）論者謂其文導源於中庸。蓋漢魏諸子之流亞也。有李文公集。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淸。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淸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淸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流。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

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者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

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

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

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愼其獨。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

善有不善。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卽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命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嗜欲所渾。是尙不自覺者也。

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

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林思愼　唐長樂人。字虔中。咸通進士。黃巢之亂。死於難。著有續孟子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而不自立論。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亦頗有發明。又著有伸蒙子。清四庫皆載於儒家。

樂正子　續孟子

樂正子見孟子曰。吾國之君。常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諫之。夫子何以敎克。孟子曰。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備樽罍之器。陳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卒命樽罍俱執。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酣。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敎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於木。魚必泳於川。使易禽於籠。孰若木之安乎。移魚於沼。孰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也。魯君耽嗜。召民於側。是猶易禽於籠。移魚於沼也。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吾所謂與民同者。均役於民。使民力不乏。均賦於民。使民用常足。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臣常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敎克惑君。君惡信是哉。平公怒。他日。有人告於孟子。孟子曰。天富道於予。魯國之君其

能窮予乎。

宋臣 同上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於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曾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園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園乎。其子曰。園近。願採諸園。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何有哉。子之王於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恩樂於民。不知民樂爲惰。民惰則何取乎。

張弧 著有素履子二卷。清四庫載於儒家。提要曰。弧唐書無傳。宋晁說之學易堂記。謂世所傳子夏易傳。乃弧僞作。舊題爲大理評事。而里貫已不可考云。

履平 素履子

素履子曰。稱之用也。取之於衡。車之行也。通之於轍。衡平則毫釐不差。轍通則轅轂無滯。稱若失之於毫釐。則權衡不正。車若虧之於轅轂。則轍跡難通。欲稱之平。則愼之於毫釐。欲轍之通。宜治之於轅轂。毫釐不失。轅轂無虧。則謂天平地成。乃取易象。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履之時用。居安慮危。履平慮蹶。所以禮云。積而能散。安而能遷。此君子履平而思進也。子房素書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顚。士若耽逸遊。好財色。嗜酒多私。則平地生坑坎。安處有危亡。是以易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旡咎。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故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皆如履薄臨深。履平之至也。

履危 同上

素履子曰。居屯蒙危難之時。常見易象云。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復見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蒙以養正。乃聖功也。君子以果行育德。屯之時用。利在居貞。蒙之時。宜利於養正。是知貞之與正。可以涉危難矣。虞舜潛居中。冀仁孝之心唯堅。周公出往東征。忠實之志益盛。展禽三黜而不已。直道子文三已而無慍辭。西伯拘羑里。仁德愈明。冶長囚縲絏。而賢行不替。遭匡不改。仁聖厄陳不徹。鼓琴。君子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緇不磷。潔白之德益彰。不凋不衰。淸貞之操彌盛。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聖賢若是。所以長思鴟鴞之篇。鸝鳥之賦。然而履虎尾畏懼愬愬。涉險難愼危兢兢。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又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履道亨矣。

金人銘

劉向說苑。王肅家語。皆載有此銘。其辭不知誰作。而文義簡約。大旨近於道家。疑爲古史氏之言。老聃

之所作與今據說苑本附錄於此。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司馬談　漢夏陽人。武帝建元元封間爲太史令。初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以謂儒墨陰陽名法各有短長。獨道家之言最善。厥後班彪父子譏史記先黃老而後六經者。由此篇也。

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

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敎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擧音不盡其哀。致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附錄　劉晝九流論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裁成宇宙。不見其迹。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敎化之本。遊心

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析華辭也。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鬭。然而薄者。其道大觳。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闕子（名子我。）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包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氾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畜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僑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

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為賢。二子殊行。等迹為仁。道者玄化為本。儒者德教為宗。九流之中。二化為最。夫道以無為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為以清虛為心。六藝以禮樂為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偽萌生。使無為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為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司馬遷　談子。字子長。繼父為太史令。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作史記一百三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其書為正史之冠。周秦之際。諸子學術最盛。而時代事跡。則湮晦居多。今可考見其梗概者。惟以史記各家本傳為詳。故特附錄數篇。以為學者知人論世之助。若管晏孫吳商鞅諸子之傳。則因其事業顯著。已別錄於史書治要中。今不重及。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索隱本各本作字伯陽。諡曰聃。經典釋文序錄。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御詩注遊天台山賦注反招隱詩注後漢書。桓紀注並引史記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

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衞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

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敎。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

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劉向　小傳見前向領校祕書時。每一書已。輒撰爲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敘而上之。後儒謂其附於本書者曰敘錄。其集衆錄爲一書者曰別錄。別錄之爲書。蓋猶清之四庫總目提要。考隋志史部簿錄類。載有七略別錄二十卷。當卽其書。惜不知亡於何代。今存者。惟附見於管晏諸子卷端之數篇而已。

荀子敘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

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于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始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霣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列子敍錄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詼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管子敍錄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

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高誘　後漢河東人。注書甚多。今傳世者有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考訂古義。皆以博洽見稱。

呂氏春秋序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

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作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一作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

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愳遂陵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魯勝　晉代郡人。字叔時。少有才操。明天文曆算之學。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後稱疾去官。嘗注墨辯。隋志已不載。惟本傳存其一序。頗有理致。其全書則不可考矣。

墨辯序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張湛　字處度。東晉時人。爲光祿勳。注列子。或謂列子書已亡。今本卽湛所僞作也。

列子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

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楊倞　唐弘農人。汝士子。憲宗時為大理評事。注有荀子傳世。以詳洽見稱。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

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心愜。文舛則意忤。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或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楊倞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發行

國學治要第三編 諸子治要（全一冊）

每冊定價洋一元二角

編者 武陵張文治
校者 杭縣陳棠 蕭山喻璞
發行兼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香港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泉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邢台 鄭州 青島 溫州 徐州 蘭州 梧州 長春 哈爾濱 新加坡

